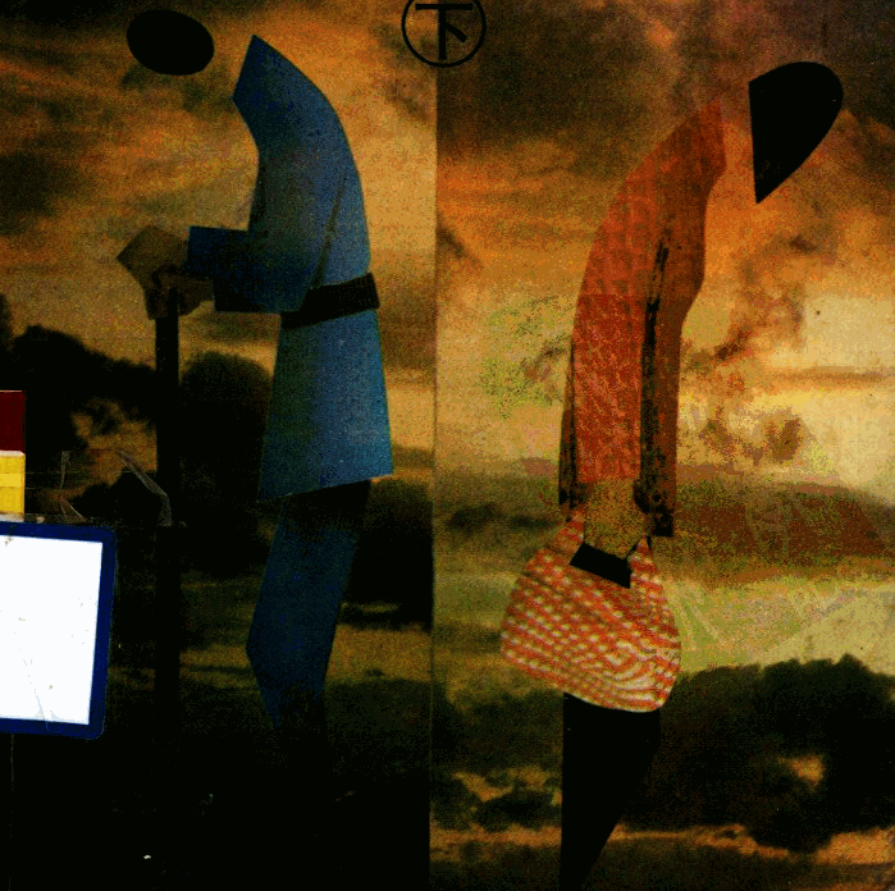


新潮流纪实小说

出逃者传奇

吕 燃 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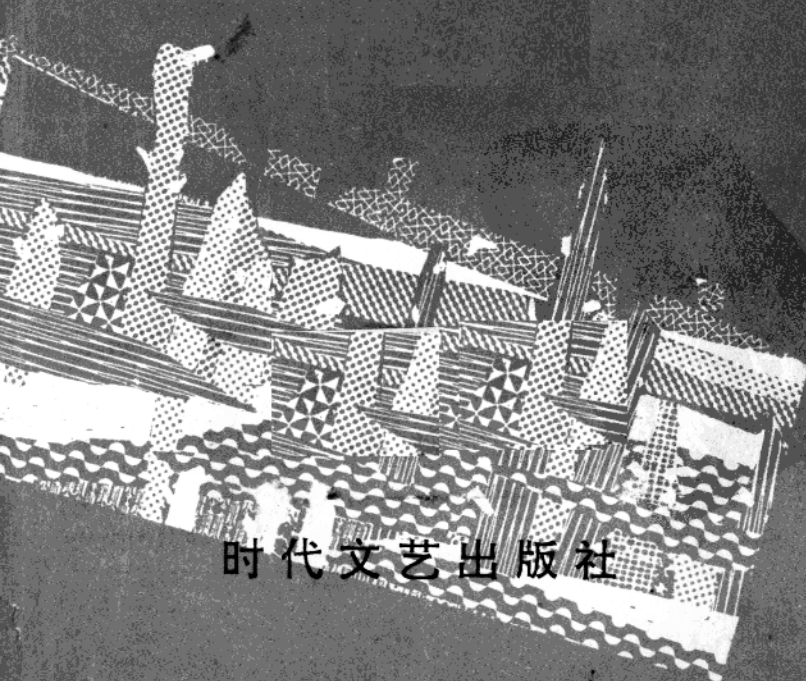


新潮流纪实小说

出逃者传奇

吕 燃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出逃者传奇 CHUTAOZHECHUANQI 吕 然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8125印张 3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368200字
吉林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印刷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册 定价:11.00元

第十一章

大字报满街。到处是激昂的口号声，到处是近似疯癫的人群，到处是脖子上挂着牌子，弯腰低头的“坏蛋”……

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世界上还将发生什么。善良的人们终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

这就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候的情景。

这个时候，宋岫山还在工地上当石匠，整天抱着花岗岩的大石头，一块一块砌大楼的基础。石头沉重，心情也沉重。他忘不了就在同一个城市里，他的亲爱的人正与另一个男人——一个残废人谈情说爱。因此他每天不说一句话，只知道干活，只知道抱石头，仿佛又回到了装傻子的日子。有的时候，他又很倔，谁要是故意欺负他，他毫不示弱，再不像对“大洋马”那样唯唯诺诺，而是瞪起眼睛同别人干。为这，眼镜被打飞过，身上受过伤，也在全工程队的大会上受过批判。但他不怕，大不了卷铺盖卷儿回家去！——他这样想。这样一来，他的日子倒过得挺顺溜，没有人敢随意欺负他。

抱石头的活儿虽然枯燥，可他干活不藏奸，爱动心思，日子长了，也悟出一些门道。他总结出一套“一二三”砌筑

法，使工效提高不少。这样，再加上人们对他过去的了解，人们对他这个“右派”与对其他的五类分子不同。都把他当人看。

有一天下午，公司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组长——背有点驼的老石匠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收拾自己铲砂浆的大铲，对他说：“下午的会你别参加了，接着干咱们的活儿，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宋岫山立刻明白了，准是“文化大革命”的会，不允许他这个“右派”参加。果然不出所料，下午，整个工地上，只有三个人干活，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老头儿，都是“五类分子”。他们都阴沉着脸，各干各的活儿，彼此没说话。

第二天，风言风语，宋岫山知道了，公司成立了“红建造反大军”。

有一天，碰到南山水泥厂的工友。工友告诉他，南山水泥厂可热闹了，成立了‘刺刀见红’战斗队，葛连元当队长，贴了许多大字报，说钱万水是‘走资派’，牛德才才是‘走资派黑爪牙’。罪行是包庇你这个外逃‘右派’。还说要开批斗会呢！听说，葛连元在公司造反大军里还兼个什么官儿呢！”

宋岫山什么也没说。他知道，灾难已经离他很近了。他不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害怕，倒是为钱万水和牛德才悬起了心。他是看见过街上游斗“走资派”的情景的，他们，特别是牛德才，那么大岁数了，能经受得住那番折磨吗？一种负罪感大山一样朝他压过来……他很想为钱万水和牛德才做点

什么，但是，他很茫然。他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写一封替他们辩解的公开信”。他这么想。但很快就自我否定了。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会越描越丑的。

他在惶惶然中过日子，像一间东倒西歪的房子在等待一场使自己彻底毁灭的大地震。

这一天终于来了。一个戴着“红建造反大军”红袖标的人来叫他，把他带进公司大楼。这时候他才知道，公司大楼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墙上贴着，过道里挂着，“层峦叠嶂”，密不透风。他一眼就看见一张贴了一面墙、规模很气派的大字报，标题用红墨水赫然写着十个大字：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副标题是：看南山水泥厂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宋岫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想要认真看看，却被带他的人厉声制止了：“不许乱看！”

他被带到一间门上贴着“红建造反大军群众专政小组”标记的办公室里。这时，屋里已经站着两个，就是工地上那两个“五类分子”，面前坐着几个神情非常严肃的陌生人，只有一个他是认识的，——水泥厂的会计葛连元。葛连元蔑视而仇恨地瞪着他，像是伺机张嘴要把他一口吃掉似的。宋岫山立刻像坐在吊桶上，呼噜噜地沉下去，万丈深渊，没有底。

葛连元说话了，一股咬牙切齿的仇恨劲。“你们听着，建筑公司红建造反大军已经成立，建筑公司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已经统统归造反大军所有。我们是造反大军的‘群众专政’小组，本人是组长。今后，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向专政

小组汇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你们这些人，我不是没领教过。事实上，你们一天也没老实过。宋岫山，你说是不是？”

葛连元将嗓门提高了八度，对宋岫山吼道。宋岫山心头一震。但他没表示什么。

“不承认不要紧，我今天也不需要你们承认。不着急，有让你们服气的时候。……今天让你们来，是给你们提个醒，你们要认清形势，老实改造。谁敢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混水摸鱼，制造事端，就是自取灭亡。回去后，马上写交待材料，后天交到这里来。要把自己的罪行和改造情况写得详详细细的，要说真话，不许说假话。说假话是过不了关的。……好啦，你们两个可以走了，宋岫山，你留下。”

另外两个“五类分子”乖乖地出去了，屋里只剩宋岫山一个被审对象。

“宋岫山，”葛连元说，“你知道不，你的问题比谁的都重！你不但有历史问题，还有现行问题。你不服改造，从河南跑到东北，到东北以后隐瞒身份，装疯卖傻，骗取组织信任，成为‘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你知罪么！而且，你还有非常肮脏的生活作风问题！你同鲍惠芝……这些，你心里都很明白，就不用我说了。……常言道，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你要看清形势，赶快交待自己的问题，这是唯一的出路。……对于钱万水和牛德才这伙人，过去他们保过你，给过你好处，但他们已经是落水狗。钱万水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你还甘愿与他一道灭亡么？倘若你能彻底交待问题，真

心低头认罪，还是可以将功折罪的。你要把你在水泥厂的表现从始至终交待明白，特别是怎样同牛德才、钱万水等人串通一气，掩盖你装疯卖傻的罪行要交待清楚。在什么场合，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要一字不漏地交待出来。还有，就是同鲍惠芝的关系，也要老老实实在地交待清楚。表姐表弟，纯粹放屁！你们怎样勾搭成奸的？通奸多长时间了？我表弟的死与你有没有关系？回去好好想，细细地写出来，随时准备回水泥厂接受批斗。你滚吧！……慢着！”葛连元在地上踱了两步，又慢腾腾地说：“石匠，你还当石匠呢吧？这不行。万丈高楼平地起，全仗着这石头基础呢！你要是在毛石基础上做点文章，百年大计岂不毁于一旦？你不能当石匠。……你做什么呢？……”他挖空心思想着，又向他的同伙们投去询问的目光。想来想去，他的眼睛里闪过狡猾、歹毒的光芒。他说：“你去和石灰吧。我看这个活儿挺适合你……”

宋岫山好像一个木乃伊。是的，突然间，他好像被抽干了血液，抽空了思想，只剩下一具没有知觉的空壳子了。他怎样离开“专政组”那间办公室，怎样离开走廊里贴着密密层层大字报的建筑公司大楼，怎样来到满布脚手架、砂石堆和红砖垛的工地，他都全然不知道。到了工地，没人同他搭话，他也不同别人搭话，他又机械地抱起毛石……今天的毛石是轻还是重？是光还是糙？今天的基础是长还是短，是弯还是直？这些他全然不知道。他只知道抱了一块又一块，抱了一块又一块。衣服被石角刮破了，手被割出了血，他还是一块又一块地抱着，抱着……

下班了，工友们都收拾工具回家去了，他依旧不肯歇。驼背的老石匠蹲在石堆旁，叼着一颗锃亮的铜烟锅的小烟袋，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每裹一口烟，那消瘦的双颊便更瘪进去，使得他的脸像一只苍老的猴子。

晚霞渐渐消退，黄昏暗淡起来。宋岫山终于再也搬不动了。

“行了，岫山，回去吧。”老石匠打着嗨声说。

宋岫山扑到砌好的毛石基础上，把脸贴到石头上，呜呜地哭出声来。老石匠扳动他的肩头，他执拗地将他的手摆开，把脸仍旧贴到石头上，像孩子贴在父母胸前诉着委屈……

二

南山水泥厂的“刺刀见红战斗队”是一个月前出现的。

“刺刀见红战斗队”诞生时人员不多，除了葛连元，还有几个平时工作吊儿郎当的工人。葛连元对他们说：“你们在咱们厂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子，为啥不受重用，总挨批评？根子是咱厂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执行的不是依靠工人和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而是依靠地富反坏右的阶级路线。你们看宋岫山，这个由关里逃到东北的大右派，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你们不知道，他们不但暗中保护他，还要让他“治病”，准备重用呢！而对工人们呢？却是不闻不问，简直是不顾工人的死活！这和解放前的资本家有什么两样？现在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这些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重新让咱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咱们成立这个战斗队，红司令就是毛主席。咱们要跟着毛主席，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他们拼个刺刀见红，把水泥厂闹个天翻地覆！……”

他毛遂自荐，当了战斗队的队长。刺刀见红战斗队第一次队务会议是在离工厂不太远的一片小树林里进行的，颇有些地下工作者的味道。战斗队第一项决议，是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打出“刺刀见红战斗队”的旗帜。

第二天早晨，南山水泥厂厂部办公室门外的墙壁上，果然就有一张长得拖地的大字报，醒目标题是：

大右派宋岫山为什么能逍遥法外

大字报的落款，果然就是“刺刀见红战斗队”。

大字报严厉谴责水泥厂领导明知宋岫山是个逃亡的右派，却装疯卖傻，招摇撞骗，却故作不知，还千方百计为重用地铺平道路。天机泄露以后，他们又使出“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让宋岫山假装交待罪行，水泥厂领导反过来又保护他，不肯将他遣返还乡，却送到工地劳动，逃避水泥厂广大职工群众的监督，以便东山再起。……云云。

这张大字报，像一枚炸弹，在南山水泥厂爆炸开来，瞬间便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奔走相告，人们窃窃私语。有人惊惶，仿佛水泥厂头顶着的那块巴掌大的天空有坍塌的危险；有人欣喜，眼神中跳动着幸灾乐祸的光亮；有人忧郁，有人愤怒……

反响最强烈的是水泥车间。因为这里得矽肺的人最多，已经死了一个。厂里处理宋岫山的时候，把他设计改造水泥

车间通风排尘设备的情况向大家公布过。那时起，这个车间的人们对宋岫山就敬佩得五体投地，简直奉若神明。就连工人的家属们，对宋岫山也是无人不晓。现在听说有人贴了大字报，把宋岫山说成十恶不赦的坏蛋，都不以为然。开始是悄悄议论，说着说着，群情激愤。

有人说：“有胆量的亮出名姓来，咱们面对面说个清楚！宋岫山过去犯了错误，还不兴改么？现在他一心一意为咱工人为咱工厂办好事，就该重用么！我看，厂领导要是真想用他，算是长眼睛了，做得对！”

有的说：“这贴大字报的人纯粹是没长人心！那时候，咱车间灰尘飞扬，人都死了，他咋不站出来贴张大字报帮助咱喊两声呢？人家做了好事，还变着法整人家，良心被狗吃了！”

也有人说：“去年宋岫山自首的时候，这些人咋不说话呢？现在看‘文化大革命’来了，又算后帐，是机会主义！投机商！”

大家七嘴八舌，发泄着不满。又“呼”地涌出去，聚集到厂部门前。有那愣头愣脑的青年，伸手就要把大字报撕下来。这时，钱万水从办公室走出来，挥手制止道：“不要撕，‘四大’是革命群众的权利。谁是谁非，总会水落石出。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我，还有我们厂部领导，党支部的领导，欢迎所有的人都来给我们提意见，检查我们的工作……”

“钱厂长，”有位工人嚷着：“像这张大字报这样胡说八道，你不在乎，我们可受不了！咱南山水泥厂，要是让这

样的人横行霸道起来，将来，没俺们工人活路了！”

钱万水笑了，说：“我相信大伙的眼睛是亮的，是有鉴别能力的。‘文化大革命’嘛，是一场政治运动，允许有不同意见发表。每次政治运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考验，也都会有些人要出来表演一番。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上有党的政策，下有广大革命群众，南山水泥厂的天塌不了！”

钱万水连说带劝，总算把水泥车间的人说服了，没有撕那张大字报。但是不一会儿，落款是“水泥车间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就贴在“刺刀见红”大字报的旁边。

对谁“刺刀见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南山水泥厂就有人开始兴风作浪。现在，突然冒出个“刺刀见红”战斗队，把斗争矛头直指厂党支部。众所周知，南山水泥厂自建厂以来，厂党支部带领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人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把工厂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可是“刺刀见红”战斗队的一小撮人却不顾事实，制造谣言，把党支部对宋岫山的正确处理当成炮弹向党支部进攻，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问：你们的刺刀要刺向谁？刺向党吗？你们要同党刺刀见红吗？你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对党怀有这样的刻骨仇恨？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职工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上了一小撮别有用心人们

的当！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奉劝“刺刀见红”战斗队的人们，赶快收起你们的刺刀，否则，革命群众是不会饶过你们的！

如果说“刺刀见红战斗队”的大字报是颗炸弹的话，那么，这张“水泥车间革命群众”的大字报也顶得上高射机枪了。旁观者看了，无不汗毛倒竖，体会到了其中的杀气。

这张大字报，对葛连元几个人来说，的确具有巨大的震慑力。大字报一贴出，当时就有一个“刺刀见红战斗队”的队员偷偷找到葛连元，声明退出战斗队。葛连元连哄带骗，好话说了三千六，就是留不住他。葛连元骂道：“熊包！滚！缺你一个臭鸡子儿，还不做槽子糕了呢！记住，你可别后悔！”

余下两个，也有点战战兢兢，心里没底。葛连元自己心里，也是害怕了一阵子的。他想到如果自己输了，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他是党员，是支部委员，却带头向党支部进攻，不开除党籍才怪。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好寄托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上。只要‘文化大革命’按目前的方向继续发展，他葛连元就不会倒。大专院校，一些大单位的情况他是摸到一些的，像他这样的，是造反派，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的，造反有理嘛。他对两位队员说：

“你们不要害怕，不要被一张大字报就吓倒了。报纸上的文章我认真学过，外单位的情况我了解过，我心里有数。

现在咱们虽然是少数，但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咱们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支部斗，没有啥错！这不是反党，而是捍卫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咱们不挺身而出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还指望谁？”

两名队员半信半疑，点头称是。问他下一步该咋办，他说看看情况再说。

于是水泥厂便消停几天。又有几张大字报贴出来，都是谴责声讨“刺刀见红战斗队”的。群众舆论，普遍倾向宋岫山，倾向钱万水等厂领导。“刺刀见红战斗队”陷入明显的孤立。

又过了几天，厂里变得很平静了，再没有新的大字报出现。钱万水在请示上级党委之后，召开一次全厂职工大会，对水泥厂目前的形势做了一番分析。对所谓的“刺刀见红战斗队”通过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做了说明。他要求全厂职工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捣乱，破坏生产。他风趣地说：“刺刀见红战斗队的队员们，要刺刀见红，你总得露面呀！你面都不露，怎么能刺刀见红呢？如果你这个战斗队是光明正大，是真心诚意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实事求是真心诚意给党支部提意见，揭发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站出来，在全厂职工面前亮亮相，站在背地里打黑枪，这算是什么本事呢！……”

背地里，钱万水同牛德才在一块儿琢磨“刺刀见红战斗队”是些什么人，牛德才沉吟着，钱万水也沉吟着。当他们的目光终于相撞时，相互间显然不约而同地想到葛连元。但他们没有说出这个名字，钱万水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难

道是他？”牛德才沉沉地点了一下头，肯定地说：“没跑，肯定是他牵的头！他这样做，既是对咱们来的，也是对宋岫山来的。我总觉着，他对宋岫山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讨论怎样处理宋岫山的时候，他不是极力主张把他遣送回乡吗？……”

“也许因为他们沾点亲，为了避嫌吧？”

“我看不像。”

“要不，找宋岫山唠唠？看看他能不能提供点线索。”

“可能不行。自从下工地劳动以后，他总是躲着咱们。我知道他的心思，是怕连累咱们。现在找他，他不会说什么的。同时，也会给他增加思想压力。”

“是。”钱万水点了点头。他又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事态还会进一步发展，不会就这样偃旗息鼓的。一个很要害的问题，是我们的计划他怎么会知道？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而不是估计，那……他们决不会罢休的。”

钱万水目光逼人，目不转睛地盯住牛德才。

牛德才心火往上冲，他眼睛喷射着火星，攥着拳头骂道：“老子知道他是‘右派’又怎的？地主资本家改造好了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呢，战犯改造好了还当政协委员呢，他一个教书的先生，犯了错误就得一扔到底啦？我日他奶奶的！”

钱万水目光变得柔和一些，他微笑一下，朝他轻轻摆了摆手。说：“常言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这样说，岂不要吃亏？……对你来说，发现人才，向我建议提拔使用

他，是完全正当的，最后使用不使用，那是我的事，与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只是个退休工人，谁也不能苛求你。因此……你可以把责任全推给我。”

“放你娘的屁！”牛德才唾了一口，瞪圆了眼珠子。

“这是斗争策略。”钱万水平静地说。

“狗屁策略！这祸是我惹下的，我可不能让你替我受过！”牛德才急扯白脸地说，“我得对他们说，你是被我逼上贼船的，主要责任在我。”

“你这可是胡说。我又不是小孩子，怎么你一逼就上了贼船了？鬼才相信呢！老哥哥，我对你说，如果是组织正式审查，我们谁也不能撒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现在不是这么回事，明明的是有人借‘文化大革命’之机企图混水摸鱼，对他们忠诚老实不是太幼稚了吗？问题还在于，即使你承认了，也解脱不了我，咱们何必卖一个搭一个呢？你这把老骨头，还禁得住磕打么？豁出我一个跟他们周旋罢了！……”

这位当兵出身的干部苦口婆心地说。

牛德才心情激动，他攥住钱万水的一只手说：“大兄弟，你的好心我领。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办。我这辈子，没做过这样没骨头的事！你不能让我老了老了，心里反倒结一个解不开泡不透的大疙瘩！”

“哎呀，老哥哥，你净说傻话！这‘文化大革命’还刚刚开始，谁也摸不透其中的奥妙。说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政策界限是啥？这突然冒出来的‘刺刀见红战斗队’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啥？这些咱

都说不清楚。要是遇到歪风邪浪，你骨头再硬也得轧成骨头碴子！要是在敌人面前那值得，要是坏在自己人手里，那就是冤枉！老哥，你仔细想一想，这件事，万万不可莽撞啊！……”

牛德才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正如钱万水估计的那样，事态没有就此平息。不久，南山水泥厂就越发热闹起来了……

三

秋天，寒风已经刺入肌骨了。这一天早晨，天空阴沉，小毛毛雨像浓雾一般，到处变得湿漉漉的，凉森森的，弄得人惨惨凄凄的味道。南山水泥厂的工人们按部就班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上午九点多钟，工人们正埋头工作的时候，突然，装设在各车间的电铃突然疯狂地响起来，像狂风骤雨一般，洒向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们的心一下子被惊讶和恐惧攫住，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大概是出事了，快到厂部去！”

机灵的人提醒着人们。人们扔下手上的活，关了机器，蜂拥着涌向厂部门前……

厂部门前的空地上，不知什么时候摆上了一排桌子，桌子上站着两个穿着黄军服、腰系宽皮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青年学生。这俩人，一个白净，细皮嫩肉，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生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嘴巴紧闭着，他望